



89539

短右袂

孔注短右袂便作事正義曰褻裘長短右袂者此褻  
私家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褻之袖短右  
袂者便作事也集注本此然考衣袂二尺二寸古有  
定制褻裘雖私家所著左袂長而右袂短此成何制  
詎無衣不中度之嫌乎故近有謂右袂亦長以手攝  
之而短者有謂右當爲又說文又手也爲兩手之統  
詞皆不免於曲說增案此句下爲必有寢衣長一身  
有半程子以爲錯簡竊意短右袂三字當與長一身  
有半相屬蓋寢衣之制長一身有半而右袂獨短耳

四書緯

卷三

五

以其爲寢衣本似衣非衣不同於所著之衣也故其  
制乃可如此非然者無論何衣有可右袂獨短者哉  
如此則短右袂與長一身有半旣得以類相從而褻  
裘長與狐貉之厚以居亦得以類相從矣此雖臆說  
然案說文衣之屬褻云私服从衣執聲引詩曰是褻  
紕也私列切系之屬紕引論語曰紕衣長短右袂从  
衣舌聲私列切則亦可知此句古非與褻裘連文矣

衿絺綌

案曲禮衿絺綌注云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疏云上  
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玉藻振絺綌表裘注云二

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疏云形解衿絺綌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夫曰內露見形露見則絺綌內不必皆著裏衣又鄘風蒙彼縹絺鄭箋云展衣夏則裏衣縹絺蓋外有展衣蒙於縹絺是卽以縹絺爲裏衣矣惟緇衣羔裘疏云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朝服此蓋朝祭之服則然若聘禮授宰玉裼降立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綌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夫於冬言襯身有禪衫於夏直言絺綌而謂絺綌之上有中衣非若朝祭之服先着中衣上加葛矣則亦卽以絺綌爲裏衣也可知蓋絺綌之內朝祭則著裏衣餘卽以絺綌爲裏衣而絺綌之上莫不有裼衣且有上服也集注謂先著裏衣猶可謂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似與古制不合故孔安國注曰夏則單服必表而

出之加上衣疏云暑同單服必加尙表衣然後出之  
爲其形裘故也夫曰夏則單服暑同單服皆卽絺綌  
之不著裏衣者言之故謂之單正惟絺綌之單易於  
見體故必加尙表衣乃出當非表絺綌出於外也  
注疏皆訓爲單增案說文云衿元服也蓋以絺綌染  
爲元服取其色闇不露肉形故謂之衿觀孟子被衿  
衣注云衿畫衣也是知衿以采名不僅訓爲單此節  
紺緇紅紫並下緇衣素衣黃衣皆主色言不應此節  
獨異考元色三染黑汁在緇緇之間五入爲緇更以  
此緇入黑汁則爲元元爲齊服孔氏謂紺者齊服盛  
色說以紺爲元也然則衿爲元服似衣齊服故上加  
表衣而出之有必然者歟

饘

饘集注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增按說文餲飯傷熱  
也饘飯傷濕也餲飯餲也从食曷聲引論語食饘而  
餲據此饘第謂傷濕若兼傷熱言則似不知別有所  
謂餲矣又魚敗曰餲謂餲也與餲同義知餲舊作餲

食不厭精

集注精鑿也增按說文米一斛舂爲九斗曰鑿一斛  
舂爲八斗曰穀二十斗舂爲六斗曰粲精擇也推此

則鑿較爇爲精毀較鑿爲精桑又較毀爲精精尤擇  
其春之最熟者似非僅鑿也案說文飽厭也互文見  
義厭卽飽也孫氏孟子不奪不饜疏口云厭者說文  
云饜飽也字从厭从食也飽則厭食也是厭卽饜亦  
訓飽也故趙注亦云饜飽孫氏疏云厭者與飽則厭  
食皆只作厭不作饜說文飽厭也亦惟作厭是古饜  
通作厭卽饜也又孫氏引說文云饜飽也今說文無  
饜字故亦無饜飽也之文豈孫氏所見本有之而今  
脫歟抑卽飽厭也之文而互用之歟然則曰字从厭  
从食也者孫氏本說文饜飽也饜字从厭从食而証

四書緯

卷三

五七

諸說文飽厭也惟作厭且今本未見饜字是古饜通  
作厭也叅之爾雅厭厭媿媿安也夾際注謂小戎良  
人厭厭厭卽厭也是古厭亦通作厭也此厭卽饜飽  
無可疑也然則不厭卽不饜也蓋夫子於食精膾細  
不因其精細而食其饜飽也至食饜等不可食者亦  
不食此所以爲時中也若如集注謂子以是爲善似  
未免陷夫子於饜饜矣

廐焚

鄭注謂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廐焚謂孔子家  
廐被火也增按說文廐馬舍也从厂般聲引周禮曰

馬有二百十四匹爲廐廐有僕夫居又切考今周禮  
校人注二百十六匹爲廐以三乘爲阜計之十二匹  
爲阜趣馬一人主之三阜爲繫是三十六匹爲繫馭  
夫一人主之六繫爲廐三六一百八十六六三十六  
應以二百十六匹爲廐僕夫一人主之許氏所謂廐  
有僕夫是也其言十四者其誤也考天子十二閑邦  
國六閑家四閑注云每廐爲一閑以家而論四閑常  
有馬八百六十四匹卽以諸侯之大夫百乘之家論  
亦祇應有馬四百匹安得有四閑之多此云家四閑  
者卽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者也夫子非王朝之

四書緯

卷三

五

公卿雖爲司空爲司寇其時魯之執政自有三桓且  
攝相三月其位不終夫子亦非侯國中百乘之家無  
論其不得有四閑卽僅以廐論恐孔子之家亦未必  
遂有馬二百十六匹而可名爲廐也且周禮牧馬焚  
萊田者猶必受命于山澤之虞而牧師贊之以其有  
火禁也故司燿所掌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觀  
宰我問三年之喪猶云鑽燧改火則知魯之火禁應  
與此同若果子之家廐被人子在朝以國禁爲論  
子宜有罰安得遽退且太僕之職建路鼓于大寢門  
之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遽令謂急而欲奏之令有

報火者當擊鼓以聞聞鼓聲當速御僕迎受于御庑  
子速御庑子迎問于鼓者而自聞于王此王朝之禮  
魯應略同使子有復逆未必不在內朝考君視治朝  
僅揖羣臣其時甚暫惟退適路寢聽政大夫入告其  
議皆在內朝若孔子之家迫以廐火告亦當擊鼓以  
聞內聞鼓亦當遣人迎受迎問而後聞于君夫子安  
得稱退卽以朝爲日日常朝之治朝當子方朝之時  
其家以廐焚報火亦豈能不循擊鼓之怨而忽遽於  
天顏咫尺公卿肅立之時而漫達於子子卽因之退  
朝乎如不告於君子豈能退如告於君則家之不謹

於火亦國之所禁子能不待君命而遂退乎如待君  
命則君之或遣速退或不遣速退皆未可知廐火雖  
烈子又烏能不俟朝畢而徑退也若謂退朝之時適  
廐焚之時與此經先書廐焚不合書廐焚子退朝者  
明子之方朝因聞廐焚而退也竊謂廐當爲魯之廐  
故得以馬蕃稱廐蓋其地去朝不遠一時火災匆迫  
君或以其幼嘗爲司楹之吏因於聞火將退之時使  
子往視廐災子故因君退而亦退歟不然退朝者必  
非夫子一人廐亦非其所掌朝爲羣臣不問而子獨  
問也觀此節首記廐焚次記君賜食次記侍食於君

次記疾君視之末記君命召則此爲疾趨君命又可  
推矣君子之家廡被焚子退朝而自問之何關事君  
之禮而類記於次食一節之前耶舊說以傷人乎不  
爲句問馬爲可不作平聲與否同疑辭謂先問人而  
後問馬也亦通案傷人之問問僕夫也若廡至有馬  
二百餘匹之多人固爲貴馬亦豈宜全不問者故此  
爲句讀較貴人賤畜之訓似尤入理

三嗅

何注邢疏以嗅爲鼻歆其氣其說似最可笑集注引  
晁說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又引劉說嗅當作臭古

四書緯

卷三

六十

闕反張兩翅也增按以嗅爲憂謂雉鳴猶昌黎筆解  
云嗅當作鳴鳴之鳴雉之聲也然作憂作鳴皆嫌改  
字以嗅爲臭古或可通且於義較合邢氏爾雅疏鳥  
曰臭謂鳥之張兩翅臭臭然搖動者名臭劉聘君謂  
張兩翅本此又考失滌注亦云張翅振翼古闕反是  
臭爲振翼亦非鳴也竊意此節引夫子時哉之嘆爲  
鄉黨終篇記者特記色斯舉矣一語於前正形容靈  
機相感之妙子路其之三嗅而作卽所謂色斯舉也  
不必遠徵爾雅石經卽此可証若如疏說不與本文  
色斯舉矣句義先歧乎邢疏論語與爾雅異義者蓋

順注爲說耳

皆不及門也

集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增案春秋哀三年五月桓僖災在傳載孔子在陳聞火季孫有疾亦在是年秋時桓子妻南孺子娠而未生故其遺命謂男則告立女則肥可蓋猶未定於立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南氏生男正常告後南氏之男或殺之矣公乃討殺者無康子召冉求事冉有爲宰見於清之役在哀十一年史記謂桓子卒康子召冉求豈康子立而卽召

四書緯

卷三

全

之歟又謂冉求旣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則孔子自陳遷蔡在哀四年也陳蔡之厄當卽在此故曰間也又謂絕糧召子路有匪兕匪虎吾道非耶之語及子貢曰夫子盍少貶焉顏回日不容何病據此從夫子於陳蔡者惟子路子貢顏淵而已未聞有閔子騫諸賢也先一年冉求已去是冉有未從陳蔡之証後此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封之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卒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據此可知四賢於陳蔡之後皆及門也又考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

長府杜注官府名是魯有長府其來已久春秋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杜注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意長府之欲改作春秋不書當亦在此時其時有閔子之言而夫子稱之是閔子於陳蔡之後亦及門也又考子路死孔悝之難在哀十五年魯論記閔子侍側閔子路行行冉有子貢侃侃有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之語是由未死以前陳蔡之後閔子子路冉有子貢猶皆侍側其及門可知聞由之瑟當亦在此時且曰奚爲於門又考向魋入曹之叛在哀十四年司馬牛兩致其邑卒於魯郭門之外牛憂兄桓魋弟子頎作

亂有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之嘆時子夏慰之當必在牛未死之前魋將亂之際其問君子問仁皆一時事而仲弓問仁顏淵問仁亦同其時則仲弓子夏於陳蔡後皆猶及門此可推也及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則子夏及門可知又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手而此經德行有伯牛則伯牛之亡當在陳蔡之後夫子歸魯之時故得自牖執手是陳蔡後伯牛之及門又可推也檀弓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案失魯司寇在定十二年冬十三年去魯後卽適衛無之荆事使二子繼往者觀其可

仕與否實未嘗備二子往楚也故曰將也事在陳蔡  
前冉有雖仕於季孫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  
訪諸仲尼是陳蔡之後冉有亦未絕於夫子之門及  
梁木之歌子貢聞之檀弓又載孔子之喪門人疑所  
服子貢定爲若喪父而無服又云二三子皆經而出  
家語云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  
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  
也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又孔子之喪有  
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據此雖至夫子沒後子游  
子夏子貢諸賢不但及門且皆家於墓卽喪畢或留

四書緯

卷三

十三

或去子貢且獨廬墓至六年之久詳此從夫子於陳  
蔡者惟子路子貢顏回其他無聞陳蔡之後四科諸  
賢無不及門夫子何以有此嘆也案注疏謂皆不及  
仕進之門可知下記四科益見有此德行言語政事  
文學之長皆未得大用於時爲可慨也注說似得其  
實疏又云惟舉十人者或時在陳言之惟舉從者其  
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說亦未確故云或也  
亦未定之辭

柴也愚

案家語所記柴之爲人啓螯不殺方長不折豈非仁

心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豈非孝子足不履影不徑不  
實豈非端人而子猶目之爲愚者考三疾章子曰古  
之愚也直然則所謂愚者卽直也蓋顏子默識心融  
觸處洞然故夫子斷其不愚柴也性情篤厚未免短  
於聰明故子猶以愚勉之世有愚如子羔者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嘗觀孔門七十七人中除顏曾諸  
子之行多見於家語論語者猶可髣髴其人其餘姓  
氏僅存而行事不少概見者今皆食兩廡豚矣惜乎  
未得其詳終爲缺憾竊謂大賢而外若子羔之愚真  
足饜天下後世景仰之心

四書緯

卷三

論語

參也

參也之參今人多讀爲參商之參按曾子名參字子  
輿當取參前倚衡之義故字子輿猶子張書紳之意  
是參卽與天地參之參七南反觀其命名與字已可  
知其有志於道矣故卒能深造乎道若誤讀爲參商  
之參曾子之子名曾申字雖別而音不嫌混乎似可  
決其參必名參當時斷無有呼之如申者其魯之殺  
人者當亦同名爲參非然者安知不疑申而必疑參  
乎不解羣天下何以承訛至今而莫之改也曾申卽  
曾西曾子之子也集注誤以爲孫已有辨之者

庶乎

集注謂庶近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故文集間集注  
言近道又能安貧疑又字似作兩截或問小註謂這  
章書有兩層語意首節庶乎自庶乎屢空自屢空玩  
此皆以爲語似析言增按爾雅庶有兩義庶侈也庶  
夫也夾深注侈謂富庶之庶幸謂庶幾之幸此庶乎  
之庶似應作幸解蓋以回之屢空爲幸其克成其簞  
瓢陋巷之賢者未始不得力於此也從來世祿之家  
鮮克由禮雖子弟非無聰穎往往因處境之豐陷溺  
於昏庸醉飽而終身不聞大道矣多矣故世人以貧

四書緯

卷三

六五

爲憂君子以貧爲幸竊嘗謂天不輕以貧子康人士  
君子誠能早歷艱屯資其磨鍊淡泊自安是實天之  
玉於成也謂非人生之厚幸乎後人謂貧可賀亦同  
比意作幸解似味夫子語妙較尤有味此乃正對貨  
殖而言注亦不煩着一又字矣說文庶訓屋下衆也  
从广艹芟古文光也徐鉉等曰芟亦衆盛也按此專  
主富庶之庶亦不訓近何注又曰屢猶每也空猶虛  
中也言回於庶幾之道每能虛心也此何晏又一說  
也叅此說於後列空匱之說於前是仍以雖數空匱  
而樂在其中爲正解矣正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

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同庶慕幾微之聖道按此又以庶爲庶慕也亦並不作近解是故惡夫佞者

孔注庶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正義解上節民人四語謂子路辯答孔子云云邢氏以已意稱爲辯答也及解此節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爲口才捷給支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已是故致人惡夫佞者也不言辨者以夫子口中非言辨也蓋佞者口給之謂皇氏疏云給捷也荀子性惡篇注云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

四書緯

卷三

六十一

大戴禮保傳篇云接給而善對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對也又案小爾雅佞才也捷疾也便辨也便便言鄭注辯也是便爲辯而佞祇爲口才之捷謂急也疾也速也故雍也章言佞夫子惟云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是在夫子口中說佞字祇以口給爲佞矣此惡佞卽憎口給也又子曰友便佞便謂辯佞謂口給是又明析便與佞爲二矣集注取辨於口以禦人當是取辨之訛今本雍也章作取辨此多作取辨故辨之竊詳子路與子羔同門素論子羔之爲人見其方正篤厚可以爲社稷民人之福故欲使爲費宰及聞夫

子之語故卽承言而對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自可覘其實學何必不仕而讀書乃爲學也蓋猶雖曰未學必謂之學之意此正其本意豈理屈而詞窮乎試思柴之爲人足不履影不徑不竇一步且不敢苟此其人何至於慢神啓蟄不殺方長不析一物之微愛且若此此人更何至於虐民子路之使正不欲蔽賢之意豈遂爲過爲非若以子路爲不知其過文過飾非遂已之非信是言也夫子以未能自信之際雕開而且使之仕豈亦以此爲夫子之過夫子之非歟子之惡佞蓋惡其纔有此語卽隨有一說以相抵敵也惡其捷也與哂率爾同意此章情事似向來誤解故特爲拈出

浴乎沂

浴竟作浴身解意點雖狂必無僭童冠白日裸浴之理若作盥濯解古人手曰盥身曰浴浴與盥究宜有別若卽以盥爲浴點當日何以不曰盥乎沂而必曰浴也且集注雖以盥濯解之而又云沂水名地志以爲有溫泉焉則亦不專主盥而意仍兼浴矣若如昌黎以浴爲沿王充以浴爲涉則究嫌改字更不免支離矣竊謂浴自爲浴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鬻浴早

曠則舞雩注謂祓除如上已修禊之類鬻浴謂以香草沐浴是祓除與鬻浴身爲兩事似亦非浴卽祓除也點因時言志正以古有斯禮故言及之原非實有其事然則點所謂浴安知非指鬻浴而必爲祓除耶案漢周氏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值亂時而君不用二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爲政惟曾皙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如此解浴字似正義之說最合

襜負

博物志云襜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集注本此包注負者以器曰襜

四書緯

卷三

六十六

誦詩

誦字集注無訓按周禮瞽矇誦詩注有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大司馬諷誦注諷誦者微吟朗讀也蓋諷爲微吟誦爲朗讀然則誦者朗讀而以聲節之也

肆諸市朝

集注肆陳尸也案周禮秋官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掌戮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注云踣僵尸也肆陳也据周制未殺之先奉而適朝以告刑也旣殺之後惟肆之市

未聞陳尸於朝景伯兼言朝者豈其疾之甚不但欲肆諸市且欲肆諸朝以爲在廷之想人者警歟應劭曰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

荷蕢

按說文蕢字从蕢具云蕢古文蕢蕢字引論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云蕢古文蕢象形據此古本論語本作荷蕢然則蕢之形製觀於蕢之象形而可推矣龍子與屨並論想蕢亦不甚鉅於屨也

叩其脛

按說文脛脰也蓋自髀以下至足其中皆謂之脰卽

四書緯

卷三

李九

脛也集注渾曰足骨似不若訓脰較顯孔注脛脚脛竊疑夫子於求之聚斂不過小子鳴鼓而攻從無輕施夏楚者何獨於敌人而遽告之脛恐爲徑字之訛蓋夫子因壤爲故人造門往訪所以聯故舊之情乃見壤之踞不出迎故嘆其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因以杖叩徑而返示不欲升其堂也古文凡彳旁象脛三連豈以彳月古篆易訛而因誤徑爲脛歟且夷卽後人所謂蹠也蹠祇以足底著地下其腓聳其髁猶非若箕踞之爲大不敬也壤之蹲踞以待已爲見子之來而本不欲起者雖夫子以

杖叩之未必遽起必至因脛之爲子所叩而嚮之聳者不得不平而直伸於前是使夷者反爲大不敬之箕踞矣似夫子必不爲比且檀弓載原壤母死子助之槨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者而過之且曰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據此則壤之廢敗禮法惡莫有大於此者子猶且佯爲不問而欲毋失其爲親爲故乃獨叩其夷踞乎朱子謂壤之歌乃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不可不教誨是說也馮氏善之愚不敢議亦不敢信邢疏以躄踞爲箕踞亦誤

四書緯

卷三

卅

卷而懷之

集注卷收也懷藏也案詩有卷者阿箋云卷曲也此言無道則可卷似亦爲卷曲不伸之義蓋惟其可不伸也故遂因之而藏也此其不汲汲於求伸而甘韜光於幽獨證諸冥冥之行尤爲人所難能故夫子以君子稱之若訓卷爲收與藏何別竊疑卷懷二字當有二義似亦應讀平聲且訓卷爲曲益見與史魚之直對舉自不失爲君子史魚之直疏云不隨世變曲也包注卷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然則柔順不忤非君子之曲乎

辭達

孔注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集注曰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蓋以麗代文  
豔而加富字恐後之修辭者不但求工艷麗且貪多  
而至煩冗也故不忍不煩文艷之說而曰不以富麗  
爲工而孔注凡事莫過於實句當爲所以辭祇貴達  
之主腦

顛臾

左傳杜注云顛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邢氏曰蒙  
山左東故曰東蒙又引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

四書緯

卷三

辛二

在西南有祠顛臾國在蒙山下孔注曰魯七百里之  
封顛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案正義謂在蒙山下者較  
確故集注本此直云封於此山之下又本孔注云在  
魯七百里之中

戒之在色

少之時邢疏云少謂年二十九以下血氣猶弱筋骨  
未定貪色則自損及其老也老謂五十以上血氣既  
衰多好聚斂故戒之按此二十九以下猶謂之少五  
十以上卽謂之老所謂壯者不過年四十前後耳蓋  
古者三十而娶故疏謂年二十九以下然則戒色者

卽戒之於婚也婚猶宜戒而况其他哉若謂戒其漁色此爲君子之三戒君子豈至有荒淫之事而尙須戒乎

遠其子

遠其子集注無訓載尹氏之說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按邢疏謂過度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據此非以教子無異門人爲遠二說似可並存朱子蓋以亢之問意在異聞未必以過庭始訓不常嘻嘻爲遠故金疏說而附尹說案子禽之問凡三一疑

四書緯

卷三

七十三

夫子之問政一疑子貢之爲恭似皆輕量日月者惟此異聞之間雖亦以私窺聖猶與聞政爲恭之問不同玩論語所記亦異一曰陳子禽一曰子禽一曰陳亢邢疏於陳子禽章云此子禽不作陳亢當是同其姓字耳竊疑陳子禽子禽當爲一人非孔子弟子以子爲恭也稱子推之當是稱師曰子故集注於子禽章云或曰亢子貢弟子不知此陳子禽子禽與亢同其姓字其亦名亢否也說文人部仇云人名从人亢聲引論語有陳佗孟浪切豈陳子禽亦名佗歟惟此陳亢當爲孔子弟子故得以私問於伯魚

習相遠也

按習本訓鳥數飛也故唐李翱字習之蓋人之爲習所歧始而相近繼而相懸如鳥有翔於雲霄者有溷於藩籬者故曰相遠上知下愚不移卽止而不遷者玩唯字則除去上知下愚可移者正多也竊謂性終是善卽氣質之性亦祇有美無惡其變而惡者由習於惡不關性也朱子謂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未免因程子之說泥看相近二字恐亦不可爲訓不磷

孔注磷薄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集注本此案考

四書緯

卷三

三

工鮑人雖倣不凝从瓦注云凝傷也此不磷疑卽不凝之凝蓋云磨而不傷也

穿窬

穿窬集注謂穿穿壁窬踰牆增按說文窬穿木戶也蓋穿穿土壁窬穿木戶如今之掘牆穴門皆賊之所爲古賊盜皆謂之盜故曰穿窬之盜恐非踰牆集注本孔注穿穿壁窬窬牆案孔注窬牆亦作窬不作踰集注豈以穿壁窬牆究嫌無別故改窬爲踰歟然似不若从說文穿木戶之義爲確

改火

改火集注本馬注及周禮司燿注而所以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夏季取桑柘秋取柞櫜冬取槐檀者未詳其說案王氏應電曰榆柳先百木而青得東方之色棗杏心赤得南方之色柞櫜文理白得西方之色槐檀心黑得北方之色桑柘皮裏皆黃得中央之色其說本疏所引說而分配尤巧邢疏云鄭司農說以穀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棗杏季夏桑柘秋柞櫜冬槐檀其文與此同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櫜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案此語簡而該其義質確王衍其說故

四書緯

卷三

齒

加其義曰先百木曰心曰文理曰皮裏耳

三仁

三仁之事馬融注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集注本此於微子加以存宗祀四字箕子比干亦衍其文語類謂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箕子已爲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佯狂受辱又謂箕子見比干恁地死若便死諫無益於國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又云微子去之尙

在活地上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蓋微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不可諫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不可諫見微子之去則已不必去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又延平答問問殷有三仁和靖元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爲所當爲惟仁者能之熹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是以二子或

去或因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聽故不復諫比干則無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爲重而非皆國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爲大而非貪生也熹恐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端的當爲處當如何以求之先生曰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卽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胡明仲破東坡

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連後來事相牽恐如此正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又文集謂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旣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又其門人論之謂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紂必先及子而併我危

四書緯

卷二

美

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子爲元子但當逖逃而去乃合於道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我與比干則死生以之畢吾事紂之分而已愚合觀諸說僉謂微子以宗祀爲重義當早去而微子之去據書經謂謀於箕子箕子勸其逖逃竊謂紂之亡在旦暮微子身爲元子箕子身爲父師正其所恃爲利害休戚之關者也義必當與社稷同其存亡守死勿去乃不失爲宗國之臣烏有值國家危急之秋置紂之存亡於不問徒以存宗祀爲辭而竟忽然長往哉設萬世爲臣者於宗國將亡之頃皆援微子

存祀之說棄君而逃天下豈復有臣節乎且左傳史記謂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肉袒膝行抱祭器造軍門以告武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焚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微子而果若是也尙何廉恥之有且考微子之命至成王時始封宋就國竊疑微子國將亡則舍君先遯國初亡則面縛歸周國旣亡則醜顏就國似天下之至不仁者也而夫子何以猶謂之仁爲箕子者義當與微比盡瘁宗國已固不容遯去亦安得遽勸微子以行乃徒以往者欲立元子恐紂懷疑不敢諫紂懼其害及微子併己亦危故勸微子但

當遯去是特遠嫌之見徒爲利害較計之私全不計社稷之存亡也且武王克商後又爲之陳洪範又就朝鮮之封不以爲恥似亦天下之至不仁者也而夫子又何以謂之仁若盡去其說則自書經微子洪範微子之命左氏史記以迄蔡傳朱子語類或問文集與夫諸儒之說莫不如是云云愚何敢置喙若仍其說揆之鄙懷竊所未安惟胡明仲破東坡之說似愜人意故朱子以爲善延平以爲可究之明仲亦僅謂微子重宗祀而非背國也夫爲國圖存宗祀斯存國危先遯尙非背國乎此不可解也劉氏應秋解書微

子篇遂曰箕子言己之義不可去見身輕於國也言  
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見宗祀重於國也夫宗祀者  
商家之宗祀紂一日未亡宗祀一日未絕所爭者國  
之存亡耳當未亡將亡之時宗祀重於國乎抑國重  
於宗祀乎奈何遠舍其國而徒以宗祀爲重也此不  
可解也延平亦第謂微子義當去又謂存祀九疇皆  
後來事初無此心蓋以明仲之說以存祀陳範相牽  
致仁人之心不瑩徹故曰昏了仁字豈非以謂微子  
爲存祀而去便令仁人之心昏而不瑩因獨謂其去  
初無此心若是則微子去國之初心並無存祀之心

四書緯

卷三

庚

又何以謂之義當去此不可解也故朱子之間自言  
未知三人端的當爲處當如何求之則朱子於此事  
究有未安亦可知矣乃朱子之說亦謂微子存祀當  
去故去而不以爲嫌箕子已爲囚奴做人不成故只  
得佯狂又謂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不可諫故奴  
而不以爲辱竊疑微子之去雖曰存祀究屬全身續  
祀潛身遠害之謀恐終不得不以爲嫌箕子之狂似  
亦非僅因做人不成而然至謂見比干之死則不諫  
是畏死也於義終覺難通似不足以鑿求仁得仁之  
說觀其問於延平似其說亦本非心之所愜但既主

存祀當去之說遂謂理所不得不然故又云使其先  
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不得爲仁人矣此似朱子反覆  
思之不得其說終覺於仁不瑩遂不得不爲此語矣  
然而仁人雖不必先有殺身強諫之心亦豈得有全  
身遠害之心乎且論人於三代以後使其知國之將  
亡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足以爲仁人矣先有殺  
身強諫之心不得爲仁人先有全身遠害之心轉得  
爲仁人乎若是則後世見危之臣使皆託於先有殺  
身強諫之心不得爲仁之說孰不樂爲偷生避死之  
謀而節義何存哉似非所以爲訓至紹聞編解注不

咈乎愛之理謂觀屈原遭讒見放脊脊於君不能自  
釋卒自投汨羅以死朱子謂其忠乃忠而過者也其  
過乃過於忠者也謂之過則此情此義終有遺憾是  
未免乎有咈矣惟不咈乎愛之理所以全其心之總  
觀志士仁人章注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心有不安矣  
是害其心之德也反而觀之則三仁所以全其心之  
德者可知此等議論似尤足沮人忠義之心導人於  
無恥之路夫朱子謂屈子之忠而過者或以屈子僅  
一身遭讒之故非國之存亡所繫使其長吟澤畔安  
必其君不有悟時尙可歸國復諫何至遽投汨羅反

顯其君放之之失故謂其忠而過也不然似朱子不免導人不忠矣蓋忘身爲國有關社稷死重泰山可謂之忠而無憾若徒憤時抑鬱因謫亡生雖不可謂之不忠不得不謂之忠而過此正所以杜人臣左遷憤激之懷近於怨懟其上之故也乃輒據朱子此說曰謂之過則此情此義終有遺憾至引志士章注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心不安謂反而觀焉則三仁可知此何說也夫朱子志士章注此天下之正論可知理當死而求生心皆不安觀此則知朱子之論微箕究非心之所安乃曰反而觀焉三仁可知豈以三仁當

四書緯

卷三

全

國亡之時爲理當生之時而求死則同於屈子之忠而過乎竊所未解又張氏九成曰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後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爲高節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爲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竊謂見死爲高節不得謂其志慮淺狹使皆避淺狹之稱則千古之高節罕矣亦貴實見其不死之心無愧於綱常者安在耳微子面縛之事王氏樵闢之此最雪誣之論其言曰左氏面縛銜璧之說傳之譌也不知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廸胡得有面縛銜璧之事乎面縛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武

王克商卽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卦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闕豈於微子而獨遺之耶若初克商時卽得微子武王必有以處之必見於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遜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初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叛誅而後微子受封於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豈有抱器自歸之理乎史記言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者亦謬也觀此則知盲左之浮誇腐遷之襲謬謂微子面縛歸周者妄矣惟微子之去究未得的解詳考諸儒之說似皆未愜於心反覆以思謬叅鄙見竊以爲比干之死紂

四書緯

卷三

全

剖之也箕子之奴紂囚之也則微子之去當亦必紂逐之也似非微子之自遜也觀書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播棄黎老似卽指干之死箕之奴微之去說故特聲其罪又微子篇云乃罔畏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集傳謂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弗逆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弗逆而棄逐之卽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據此則微子之去在箕子口中已親言其爲紂所逐此斷無可疑蓋微爲紂逐箕爲紂囚干爲紂剖紂至於此所以亡在旦暮死者無論而爲微箕者一

遭播棄便若君門萬里欲諫而無路可陳一遭囚奴  
已爲桎梏胥餘欲諫而無闢可告故雖抱其忠君愛  
國之誠而限於一逐一囚莫能遂其自靖自獻之隱  
此其至誠惻怛不忍坐視其危亡而卒抱痛於無可  
如何者傷心何極此夫子原其心而斷之曰仁也然  
則豈不以微子之去箕子之奴皆出於暴主之命非  
其所能倖免而益深其沉痛之心哉故記者因夫子  
三仁之論特著其事曰去曰奴曰死所以著紂播棄  
賊虐剝喪之暴卽以明三仁可去可奴可死聽其所  
遭易地皆然之心此其所以爲仁也知此則知微子

斷非潛身遠害藉存祀爲自遜之謀箕子斷非見比  
干之死懼死不諫斷非因往者欲立微子懼紂之疑  
特勸微子先遜斷非因做人不成只得佯狂不解舊  
說胡俱若此皆由未詳微子之去爲紂所逐本出於  
下得己方冀紂之悟而召還庶幾圖存於未亡卽不  
幸淪喪亦得共死社稷意其在野非惟不忍遠遜且  
憾不得速還紂雖無道微子豈忍見紂之亡而先與  
之離哉乃不詳微子不忍一日離紂之心而翻謂微  
子見亡自遜以存宗祀以是爲義當去吾不知其所  
謂義矣豈義在存宗祀而必當先遜義獨不在保社

稷而與爲存亡乎宜其說行難通也推其致誤之由則皆由於誤解微子之篇以爲箕子勸微子行遜後儒悉膠乎此不得不遷就其說不知箕子果勸微子先遜尙何以成其爲箕子甚矣其誣也竊考金氏履祥曰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書成於朱子旣沒之後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據此則蔡氏之傳亦不能無憾至微子一篇蔡氏夙聞朱子存祀當去之說嘗與延平及門人反覆參考未易其說故於書傳遂以爲箕子勸之使遜而於經文弗其耆長之語無從顯悖經義又

四書緯

卷三

金

不得不注明紂之棄逐卽武王所謂播棄則固自相矛盾矣若謂耆長舊有位人泛指當時黎老不指微子然則當時耆長有位皆紂所弗逆而棄逐之者獨一微子爲箕子所勸而自遜耶此又何解至來氏宗道曰不但耄之自遜而且弗逆之使遜其棄老成蓋有甚焉者此特因書前言耄遜此言弗遂順文立論以見棄老成之甚耳不知蔡氏此注明言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則耄遜之卽爲弗逐也無疑然則非有耄之自遜弗之使遜可分爲二也因詳微子一篇舊解似誤此亦不可不辨者竊意微子謀於箕比當

在微子已遭弗逐之時案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問於太師少師據此則微子本意欲死及去未能自決乃始問於箕比詳及去之文則其時之已遭弗逐可知是則微子之問正以其初遭弗逐去與死未能自決乃有此問耳若如集傳所釋則是微子謀於父師少師父師始勸之逐而不知微子問之之頃已爲遭逐之頃矣宜其膠守舊說屈經就注幾於誣古義卒難安信斯說也一則誣微子爲潛身背國之徒一則陷箕子於懼害勸逐之舉而微箕尙得爲仁乎惟知微子之問

在其遭逐將去之時則微子一篇經文皆可曉暢不必如舊說之蒙其義也觀沈氏澣曰箕子之答甚有步驟惟沈酗故弗耆耆長弗耆耆長便用非度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雖敘於民節節相承可見罪源起於況酗是則紂以沈酗而弗耆耆長耆長旣弗而非度之卿士至矣証諸經語斯時之微子已遭弗逐而非度之卿士已爲所用可知然則微子所謂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於荒豈非以己之困諫遭弗自咎其未免發狂作不定之辭何以遂致身爲家耄而竟蹈遜荒之慘耶故欲父師少師指告其所以顛隳之故而不

知其將若之何也蓋不敢顯言君之拂遂故曰遜也注疏亦以此爲微子自言蔡氏若以微子之賢不當狂疾無論同時箕子已曰佯狂且玩本文其字不過因遜荒而恐蹈於此若求其故而不得者固非真狂也若不欲定爲微子自言坐其出狂獨可斷爲微子顯謂其君爲出狂耶此我字與上我字代紂者自別家毫孔氏謂在家毫亂不知卽微子自謂也故上繫吾字似亦非泛指老成之人箕子答辭所謂詔王子出迪蓋據當時事實謂紂已詔之出迪也惟其爲紂命之出迪故曰詔也上多瘠罔詔似亦謂民瘠而紂

無詔以卹之也似詔字應指紂言則微子之去爲紂所逐此尤明証不得謂箕子詔告微子以去爲道也若以不主箕子詔告之說遂於此節文義難通此又不然詳其語意蓋謂商今其有災我徒具受其敗商其淪喪我亦罔爲臣僕似皆自傷其亂莫能救以至今詔王子出迪是亦我舊所云適以害子也論王子之賢可以弗出皆由我乃使之顛隳也此二語似仍申言我舊云刻子之意反覆以明欲其不必以出迪自咎也所謂王子弗出我乃顛隳似應作此解故下又云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遜蓋謂舊之所

云立元子之事特自靖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芻子而致令今之行遜也故不曰靖獻於王而曰先王對微子之行遜而言故曰顧仍是申足舊云刻子之意所以答顛隳若何之問也舊謂箕子詔告勸去以爲王子弗去併我亦危若我則不顧行遜是則明仲所謂避嫌疑度利害也豈不誣箕子甚哉而又何以謂之仁哉惟知微子之篇言微子之去由於王之咈遂詔之出廸則自遜存祀之說自不能誣惟知微子之問已爲遭逐之時凡經文所言本非作勸之使遜解則謂箕子懼禍勸遜之說不胥無可藉哉夫而後微箕

之心可得而論凡其所以不死所以就宋所以陳範所以朝鮮之故皆可以是以而推而信其無害於仁也何也微子旣爲紂所逐身羈荒野心存宗國當紂未亡猶冀其萬有一悟可以復諫竭力圖存及聞其賊虐愈甚而國隨以亡滿腹忠誠無由自獻徒增悲痛莫可如何惟時紂雖亡武王猶立武庚殷命未黜所謂下車投殷之後於宋者蓋猶是徙置殷後以待天命依然殷周之未判也使天仍歸殷雖武王亦當在臣列故特立殷後徐驗天心未敢遽侈大勳盡除苗裔此正武王之所以爲聖處然則當克商之後微子

以大事已去，曩爾猶存，尙可爲一綫之延。與周並峙，安得自經溝瀆，不爲象賢永世計乎？在武王自爲殷後之投，在微子祇知有未亡之宋。迨後武庚又以叛誅成王，命其就國。微子安得不繼武庚而圖存殷後乎？蓋周之封之猶之封比干之墓，而微子心目固祇知有未亡之殷也。此其力保偏隅，冀存東夏爲何如之孤忠哉！故微子之命不曰宋公之命，而猶曰微子者，明其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周雖爵爲上公，而實仍殷圻內之封也。此微子之所以不死至成王時而猶就宋也。是則微子之求仁得仁也。箕子旣爲紂所

囚，欲諫不能，徒存忠讜之誠，而末由自盡，舉目蒼涼，滿懷悲痛，是以伴狂。至武王下車，親釋其囚，意釋囚之時，卽訪範之時。安得不爲武王陳之，迨囚之旣釋，箕子旣恥爲周之臣僕，又不忍睹殷之淪喪，計圻內宗祀之存，已有微子尙肯與周同中國乎？故不得已逃之海外，猶夷齊西山，不食周粟之意。武王蓋就其在朝鮮而封之，而箕子固惟遠竄滄溟，遂其高蹈力全臣節，不履周原，而又何知有周之封也？嗚呼！此尤可哀也矣。是則箕子之不死，猶死而卒，無愧於仁也。蠡窺所及，雖知有肯前賢難逃，狂橫然於微箕千古。

不白之寃一旦滿雪庶幾暴其精誠亦未始非一快事也姑存此說以質後之君子

耨

耨說文云摩田器从木憂聲引論語耨而不輟於求切據此古本論語作耨不作耨耨耨部亦無此字所謂摩田器蓋既耕之後摩柔其土令其平也耨有柔義故从木从憂歟鄭注耨覆種也集注本此考耦而耕鄭注耨廣五寸二耨爲耦疏謂沮溺竝二耨而耕又曰周禮考工記鄭注云古者耨一金兩人竝發之今之耨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月令云修耨耨鄭註云

四書緯

卷三

六

耨耨耨之金按說文鐵黑金也故古鐵亦稱金据此沮溺本用耨而耕耨卽以耨覆種蓋布種後摩田使土之開者復合曰耨故鄭注惟曰覆種不曰覆種之器明耨卽用耨也若謂耨別一器當問津時耦旣用耨豈數語問答後旋換用耨哉且詳不輟之文意耦卽用耨而耕卽爲耨也故承耦而耕之文曰耨而不輟似耨定指耨而言非別一物晉灼曰耨椎塊椎也事始云耨以木爲之木下用釘磨田以去草恐耨不知卽歧頭兩金之耨矣

蓀

集注謂蓀竹器本包注案蓀說文引論語作莠从艸  
條省聲今作蓀謂草田器據此莠與荷蕢之蕢皆从  
艸不从竹蕢說文惟云草器莠云艸田器疏正義曰  
說文作莠芸田器也則莠爲艸田之器與蕢爲艸器  
判然不同惟蓀之形制未詳考說文竹部蓀云箭屬  
小竹也蓋以小竹如箭故从條又金部鎡云鐵也鉏  
云立疇所用也竊意蓀之制以鐵爲之竹柄如箭故  
从攸而其从艸者則以其爲草田所用也其殆鉏之  
小者柄長如箭者歟惟考今之鉏柄類長四五尺故  
爲立疇所用若短其柄似非立疇所宜且丈人年老

四書緯

卷三

全

何獨舍長用短有取乎偃僂而芸也若如今制柄亦  
長四五尺又與杖荷不合若析以杖荷蓀爲二謂一  
手以杖一手荷蓀以是爲四體之勤案四字連文古  
無異訓且丈人不以手扶杖而以杖荷蓀正示其健  
也未必以杖自以杖荷蓀自荷蓀竊以上章耰而覆  
種推之則其田斷非下地溉田必藝菽麥者居多丈  
人之芸豈能人立意必蹲而疇之故以短爲宜歟詩  
載芟篇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按隰爲田之處畛田畔  
皆可蹲疇之地考詩疇乃錢鎛箋謂錢銚也鎛鉏也  
皆田器也良耜章其鎛斯趙以疇茶蓼詩傳訓趙爲

刺訓薶爲去蓋以鋤刺去其草說文訓錢亦曰鉋也  
古田器訓鉋溫器也一日田器訓鋤鱗也撞上橫木  
上金華也一日田器从金專聲引詩痔乃錢鋤不明  
言鉋詳詩以鋤薶草詩箋以鋤爲鉋則鋤卽鉋也明  
矣惟同爲鉋說文於鉋言立薶所用於鋤不言又詳  
詩其鋤斯趙上曰或來瞻女按說文瞻臨視也又見  
部覘窺也蓋臨視謂臨其地而視之臨當以俯言故  
顏子仰之與瞻之異文君子尊其瞻視亦謂以上視  
下蓋笠而薶者蹲於田間當黍稷將茂之時遠莫能  
窺故饑者來必用瞻以是知詩所云鋤當爲短鉋也

若用鉋立薶則婦子來饌可遙望而知何至有或來  
瞻女之文且是詩亦云播厥百穀丈人之芸與沮溺  
之耰是一時事可知同爲上地之田何不可蹲而薶  
也况沮溺當津處猶不爲稻畦而用覆種丈人之芸  
必如今之旱田高田審矣且當子路遇之之時方荷  
篠至田至植杖而芸蓋一路荷篠自家至田卽已蹲  
而薶矣故記者特記子路之立似對蹲薶而言明其  
一恭一倨朱子亦謂丈人之待子路甚倨而子路益  
恭也雖朱子所謂倨自據不勤不分等語未有斷其  
爲蹲意而以當時情事推之恐亦不僅言辭之倨也

又安知其必非蹲踞也卽使蹲不常蹲問以立踞考詩黃髮台背卽鮪背蓋老者之背多曲亦宜以短爲便後之承蜩丈人以疴瘦稱或丈人類多疴瘦亦未可知而况以擾証芸斷爲蹲踞似尤於丈人較合安知非少者則立踞而老者多蹲踞乎觀詩其饌伊黍饌指婦子而言則蹲而踞者亦當爲老者又可推矣然則名鈕又名鋪者豈長者爲鈕立踞所用短者爲蹲踞所用歟以芸田而言似可定其爲鈕以杖荷而言似當爲鈕中之鋪較短於鈕故以杖可荷疑蓀卽古之鋪也則蓀爲竹器亦爲鐵器又說文匚部匱

四書緯

卷三

左

从匚攸聲徒聊切亦云田器也按匱从匚當爲受物之器說文亦云田器似田器之極小者然經旣明言荷蓀不必改字應主筱解作徒弔反事物原始云蓀以竹爲之苗盛之時繫於頸以壓苗尖恐害眼也今吳人呼爲苗叉未知是否

朱張

逸民不論朱張之行疏曰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竊謂夫子自以朱張事無可考而不論之或古本謂虞仲夷逸下木有朱張而舊脫之亦未可知夫子豈以其行與己

同而不論哉故集注以爲不見經傳

播叢

集注謂播播也本孔注案周禮瞽矇注播謂發揚其音大司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謂被諸八器以成樂也又孟子播惡於衆詩播百穀皆發揚散布之義叢有耳有柄本以搖得聲則搖不待言蓋播者謂搖之中能發揚散布其音也又考工鳧氏已薄則播注云播謂散而不聚又考周禮眡瞭亦掌播叢擊磬注謂眡瞭有目主扶瞽者然則八人之中當亦非盡瞽矣

四書緯

卷三

三

八士

集注謂四乳而生八子本包注增按說文子部孿一乳兩子也从子絲聲生惠切疑謂成對而生卯部云凡物無乳者卯生劉熙釋名云人始生日嬰兒胸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推此始生有乳者曰乳故曰四乳尸子曰卯生日喙胎生日乳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徧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又按集注或曰成王時人者則康成之說也或曰宣王時人者則劉向馬融之說也並見疏說

踰閑

孔安國注閑猶法也又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疏曰大德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小德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案說文閑字本訓闌也象木在門中又闌越也馬廐亦名閑集注本說文訓閑爲闌故曰所以止物之出入孔注以防閑有範圍意故曰猶法集注曰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外注又載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竊謂子夏謹守之儒豈以小節雖或未盡合理爲亦無害而教人出入可哉若如孔邢之說主論人解謂小德雖出旋入不責其備此蓋與人不求備意卽夫子所謂與其潔不保其性也出入可謂雖出能入主人言故曰可似語較無弊非謂人之小德可出可入也不然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又烏可出入乎而謂拘謹之子夏轉爲是言乎

四書緯卷四

泰州常增學

孟子

史記孟軻鄒人也趙注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案此史記不紀其字趙云字則未聞當是孟子之字本不傳故正義曰後世或云字子輿集注序說載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蓋亦未定之辭趙氏謂此書孟子所作故總謂之孟子亦本史記昌黎謂非軻自著蓋唐有林慎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故韓亦云然耳似

四書緯卷四

不足據趙又云孟子垂憲言以詒後人於是退而論策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增案孟子之文雄偉閎濶秉正驅邪斷爲孟子自著當不誣也惟疏云篇所以七者蓋天以七紀璇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已說似近鑿不值一噓

嗚呼孟子之書此豈有成心哉後人疑孫疏爲僞其  
以此種也歟

### 五畝之宅

釋地載講曰書隨筆四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  
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  
皆習聞而莫知其非可笑也謂匠人營國不過方九  
里統計七萬二千九百畝其中有王宮左祖右社而  
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濶九軌又六卿三  
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以至上中下士各有館  
舍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諸項處於王國之

### 四書緯卷四

中必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卿之民  
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卽人受半畝勢必  
不給况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禮記云  
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爲妄矣以  
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卽可造屋三四間足  
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  
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也闔氏亦謂此說煞是可  
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增按匠人營國方九里注云  
營圍治也方九里以徑言週三十六里也旁三門一

方二門總十二門也九軌涂可容九車也左祖右社

面朝後市王宮在中也朝市一夫言朝會官吏市聚商賈必得一夫百畝之地也此皆專卽王居而言非包王畿而言其中惟以百畝之地爲市朝之地市得入者先王立市不使雜於閭里故設於朝之後國之陰也閭人注云臯門庫門臣民皆得入雉門以內非臣不得妄入故以閭人守之然則入且不得况能與民並域而居乎至於王城之門所謂國門則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譏出入不物者出入且譏而能與民並居乎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此所謂國謂天子宮

四書緯卷四

城也營者週圍治之也然則此九里中皆不容有民居觀洛誥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此朝會之城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瀍澗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可知王城祇爲王居下都乃居民之地雖成王未嘗居洛此亦僅處商之頑民而營建王城之制必當如是與夫凡民之必不得居王城之內可以類推史氏漸謂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爲郊鄩之地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以居殷民二城相距十有八里則王城卽王宮之所在曾是王宮郊社宗

廟之地而容民雜沓錯處其間乎觀大司徒以土圭之法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國與畿分而言之則國卽匠人營國方九里之國畿自千里之畿畿則惟民所止而王城可居乎然則民雖欲於其中分一廛爲氓萬不可得何容以六卿居民入此計之而謂人卽受牛畝勢必不洽乎考王畿方千里中間爲王城四面各九里卽所謂國也此中無民居者也王城之外謂之郊其地置六鄉鄭衆費誓注云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

四書緯卷四

四

面然則國外四面乃民居之地王門十二在六鄉之內十二關門則臨畿上所謂境土之門也郊在王城四圍容四萬井三十六萬夫故近郊有宅口謂農夫城宅之田有廛里謂民居之隙地有塲圃謂宅畔之餘地據載師任地而言民不但一夫可受二畝半之宅且有餘地矣其外仍有土田賈田遠郊則有官田半田賞田牧田鄉大夫掌之而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皆其屬焉安得誤於九里之中計其不足乎鄭康成曰王畿內方千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

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之地其餘九萬夫墾里場圃宅土賈官牛賞牧田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夫也定受田十二萬家據此康成以畿內千里計之僅定受田者三百萬家而六鄉之七萬五千家尙在遠郊之內何竟誤算於營國方九里中哉易氏曰近郊之民王之內地遠郊之民王之外地然則郊其百里內地近郊尙名爲畿外地遠郊卽爲

四書緯卷四

五

畿外之地遂又在郊外故遂人掌邦之野謂甸稍縣都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注云鄉民墾宅接比遂民野處四散制保伍以定民居與制井田以起軍賦不同井田以四起數民居以五起數比天下之居用保伍法井天下之田用邱甸法故曰地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孟子五畝之宅與百畝之田並舉是卽井授邱甸法言之非卽比居保伍法言之書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集傳謂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土農工商四民王氏樵曰空土者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也然則雖在六鄉居民猶必以空土而謂

營國九里之內可居乎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多土云宅爾邑繼爾居集傳云邑四井爲邑之邑陳氏師凱曰四井三十二家也又案遂大夫令爲邑者注謂爲邑者自里以上皆謂之邑在邦甸則爲公邑在家稍則爲家邑在六都則爲都邑皆有吏焉故遂大夫令之與毗者於毗中舉其賢能也縣正掌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注謂縣正六遂之縣正其長也徵徵召比案比頒田里卽夫一廛田百畝分職卽九職據此則邑卽六遂井授頒田里卽夫一廛田百畝而言若六鄉之內大司徒主之則五家爲

四書緯卷四

十六

一比二十五家爲一閭一百家爲一族五百家爲一黨二千五百家爲一州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皆不以里以邑計故皆不名之爲里爲邑安得謂此言在邑乃在王城內乎王氏禹昭曰鄉遂之制始於五家之寡而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陳氏汲曰此古者什伍之法至小司徒井牧田野則主治野井田之法蓋衍沃之地則爲井隰臯之地則爲牧牧者二牧而當一井也故有以田夫名者九夫爲井是也有以地里名者方里爲井是也九夫特以通率備言之耳地有山川林麓不可以盡井者安得九百畝皆平地

乎故以九百概言之其實仍八家也蓋里以一井言卽九百畝之地實八家之地以地里而名則遂人所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故又以二十五家爲里四里爲一鄣五鄣爲一鄙五鄙爲一縣五縣爲一遂此又以五起數異於井授所以定民居也遂之鄰里鄣鄙縣遂猶郊內之比閭族黨州鄉也以田夫而名則小司徒所謂九夫爲一井四井爲一邑四邑爲一邱四邱爲一甸四甸爲一縣四縣爲一都蓋用邱甸法井授一夫百畝里惟九夫實八家用保伍法定民居一里二十五家二法兼用者經畫有不同也至於族師

四書緯卷四

七

之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此又邦比之法使之相保相受者也必又合爲一聯者便於以時校登也由是因井田以制軍賦則稍人所謂掌令邱乘之政令注謂兵出於井邑邱甸縣都但言邱乘者以一邱出一馬四邱出一乘故舉以爲名也易氏祓曰每乘當用七十五人四邱爲甸甸爲井六十有四其爲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家出一人爲正卒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應數次調發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者乃合諸邱之乘共

爲一軍也漢書刑法志所云方一里爲一井井十爲  
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  
里賦以足兵者亦木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  
甸六十四井而計之所謂乘馬之法也在周禮無通  
成終同之名言此者班氏也周禮寓兵於農惟有五  
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  
師爲軍所謂預備以待使令者也若夫因井邑以定  
水道則遂人之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  
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  
有川川上有路皆所以通水於川而其上各有徑涂

四書緯卷四

道路可以達於王畿也云達畿者明此井邑之在畿  
外也蓋井田旣畫軍賦由此出溝洫由此通而又於  
六鄉以賓興於六遂以興叱言叱者明其爲在野井  
邑之民也其有宅不毛田不耕者則又有里布屋粟  
之罰所以勸宅勸耕也其自國以及野之道則十里  
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明由國至野道路之  
遠不可無憩息之所也然則由國以至遠郊相隔百  
里由郊內六鄉以至六遂相隔百里中間且爲茶亭  
候館以慰行道之勞此所謂二畝半在邑者卽六遂  
井邑公邑家邑都邑而言其去國之遠甸之公邑則

相隔二百里稍之家邑則相隔三百里縣之小都邑則相隔四百里疆之大都邑則相隔五百里而謂統在王城乎觀遂人次於司關掌節之後明遂在關外也載師所謂國宅無征者以六鄉爲國中也里宰之掌比其邑者卽井邑也故曰以歲時合耦於鋤所謂合耦者卽孟子之八家同養公田詩之十千維耦也然則此云在邑在田之宅謂王國乎謂邱甸乎漢食貨志云井田方一里八家其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趙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正義亦以周禮之井牧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及遂人掌邦之野疏之據此則集註所云本於趙注證疏說其爲卽六遂井邑言之也無疑証諸漢志則二畝半在田亦確有可據且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從廣廬聲力居切蓋古農夫必使家有二宅當春夏耕耘有事之時則出居於廬自秋穫之後至冬農隙則入居在邑之宅所謂夫一廬者也故在田曰廬詩邠風乘屋鄭箋云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期來年百穀于公社此尤可爲二畝半在田之證以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故每家得二畝半也其在

邑之定民居亦當各以二十畝之地八家分之故亦各得二畝半也是爲五畝之宅所謂以田里安氓明田有宅里亦有宅也此並先王定制而可目爲極不迫之說乎遂人明言上地中地下地夫一廛田百畝卽此注在邑在田確證惟其夫一廛則二畝半在邑無疑也惟其田百畝則二畝半在田無疑也此皆六遂之制爲遂人所掌且明言凡治野明言辨其野之十而謂此不在野而在國乎且小司徒井牧特言治野之法故鄭注造都鄙也則非通指畿內爲井下文分地域鄭又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者以井授在

四書緯卷四

十

遂而又疑遠郊亦井故兼言鄉也觀旅師掌聚野之鋤粟鄭注野謂遠郊之外也鋤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則遠郊有井田矣康成此注所云如此故於小司徒井牧旣云造都鄙而又於分地域兼指鄉遂也蓋鄭又謂畿內千里三分去一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鄉在郊內故疑遠郊亦井也不知遂始言頒田百畝經文可據則自郊門以內鄉民皆用比法計口而授如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皆口衆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不必定用邱甸法也夫鄭旣注野謂遠郊之外是

遠郊之外有井田何又云遠郊有井田也郊外曰野  
可以郊內爲野乎夫郊外卽遂也賈疏云六鄉六遂  
皆爲溝洫法三等采地乃爲井田此以遂人十夫有  
溝疑其用貢不知遂與匠人九夫爲井同法非采地  
乃爲井田也黃氏度曰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  
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有十夫之地故曰十夫也陳  
氏祥道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  
積數則計其所有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言之  
其實一制也據此遂爲井授乃爲治野固無俟繁引  
卽單卽遂人一厯百晦之語則知孟子所云五畝之  
宅百畝之田定爲指野而言則其誤認爲王國九里  
之中而妄爲之說者萬無可逃其謬矣較之古今習  
聞先王之制先儒之說確不可易者果孰爲可笑乎  
吾不知爲此說者仲棻爲何許人而獨異百詩先生  
號稱博雅何獨於此條亦以爲煞是可疑而毫莫之  
辨也至所云二畝半之地當容十餘家尤爲可笑不  
足與辨不知古必二畝半者井竈葱薤之所取具也  
無道桓文之事

四書緯卷四

集注引董子之言案荀子非相篇云仲尼之門人五  
尺豎子羞稱五伯是何也曰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

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  
哉在董子前故此疏舍重而引荀爲證

不贍

集注云贍足也本小爾雅案說文贍給也不贍卽不  
給觀晏子補不足助不給分別言之蓋不給尤迫於  
不足不足猶匱乏之謂不給非僅不足也說文給相  
足也國語注多有訓給爲足者然考晉語豫而後給  
注云給及也竊意救死而恐不贍者仍所謂救死而  
恐不及也似較訓兄尤合此經趙氏以不給釋之而  
正義亦云不足則疏說不知趙注之精

四書緯卷四

七

水滸

毛註滸水涯也箋云循西水涯涯溼水側也趙注亦  
云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不詳所涉何水集注本此  
釋地謂程大昌雍錄云渭水實在梁山之南循渭西  
上可以達岐較本紀以水滸之水爲濼沮尤確說似  
可據但以孟子去邠踰梁山之文證之竊疑渭水在  
梁山南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界乎其間取  
徑東南未必循渭而西恐仍以渡濼沮爲確增按鄭  
氏譜曰幽地今屬右扶風枸邑其封域在禹貢雍州  
岐山之北徐廣曰濼縣東北有幽亭郡縣志古幽城

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杜預云邠  
在新平漆縣東北括地志邠州新平縣卽漢漆縣詩  
邠國禹貢雍州漆沮旣從寰宇記漆水自耀州同官  
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自坊州昇平縣  
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  
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  
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旣從者從於渭也據此漆沮  
之水與渭相通至同州乃東南入渭邠卽漢漆縣地  
以漆水得名古公去邠宜度漆沮故史記敘渡漆沮  
於踰梁山之上蓋梁山旣踰便止岐下此固明言走

四書緯卷四

十三

馬非若汎舟之役也雍錄所謂循渭西上可以達岐  
者當卽汎舟言之耳又朱氏曰漆沮在西都畿內涇  
渭之北所謂洛水段氏曰書所謂漆沮在澧水涇水  
之東爲渭之下流吉日漆沮乃會於東都畿田獵之  
後宜爲下流之漆沮李氏曰禹貢東過漆沮卽此漆  
沮孔氏傳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自土漆沮者別  
也此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史  
記正義括地志云洛水源出慶州洛源縣此非古公  
所度漆沮也詳此下流之漆沮遠歷鄜坊北之東都  
然則古公之度漆沮也此亦其證矣釋地此條蓋偶

見雍錄所云故新其說遂謂與漆沮無干耳其實非也

天時

趙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集注本此節去五行二字又倒孤虛於旺相之上云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案正義曰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干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

四書緯卷四

十四

戊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晝爲孤無晝爲虛二晝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據此所謂孤虛乃占法也五行旺相四字連文疏又云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之執同律之類是也竊意此注五行字似可不節孤虛字亦似可不倒恐仍以趙注爲是又此疏云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然則所謂天時亦不

僅時日支于五行旺相孤虛而已也故云之屬

### 山谿之險

案周禮掌固注主封疆之固者浚溝之土以爲城鑿池之土以爲郭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渠又在外面所以出水植木其上亦所以使固也司險注主山谿之險者在國曰固在野曰險險言山兼言谿者統山林川澤而言王氏應電所謂遂溝洫澮川以通水道卽以限我馬者也然則以先王之制而言亦豈得謂封疆之界山谿之險可盡廢哉不知先王懷保脩和宏其怙冒耿光大烈本於單心其在德不在險者

### 四書緯卷四

十五

已足建不拔之基而後以制度宏猷體國經野夫是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內外交修而苞桑永固也後世井田學校之謨一切不講第以攘奪爲心至使民凍餒離散轉徙溝壑救死不贍而在上者專務兼并逞其豪強爭地爭城殺人盈野以求遂其囊括并包之舉所恃者惟封疆之界耳山谿之險耳兵革之利耳卒至衆畔親離人心盡失當時目擊之者安知非痛心疾首而爲此論也孟子引此正爲當時諸侯王痛下針砭耳善平南軒之說曰孟子之言以當時皆重末而忘其本也玩故曰二字此數語或孟子得於傳

聞非孟子之言

且比化者

集注比猶爲也近人謂比爲周亦見古訓但棺周於身此何待言增案比義爲訓極多爾雅釋詁比訓備郭注備猶輔詩其比如櫛比訓密禮比禮比樂比訓合以及訓及訓至皆各有取爾也竊考周禮夏官彤方氏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注比猶親也又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益比訓親亦兼有保義此經比字當謂人以棺之美親厚其親能保化者不至如棺槨之薄使之土易親膚庶幾無憾於心耳

四書緯卷四

夏畦

集注謂夏月治畦之人增案說文田三十畝曰畹田五十畝曰畦竊謂夏畦者夏日治五十畝之人乃人之極勞者故病莫病於此而側媚者其勞過之故曰病於夏畦圭田五十畝似亦从畦取義以其爲五十畝故曰圭集注訓圭爲潔則又因圭字而爲之說耳

公輸子

趙注謂魯之巧人或以爲魯昭公之子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魯般燬焯人未詳年代巧侔造化者燬焯今廢沙州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披雞山南至燬焯

過三危山南流入海者也通典曰沙州古流沙地皇  
輿表張掖縣今甘州衛地里今釋云流沙在今嘉峪  
關外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里三  
危山在今陝西岷州衛塞外雲南麗江府北據此張  
掖燉煌雖尚在內地皆禹貢雍州之域其非魯境可  
知未詳段說何據案說文石部磴云礪也从石豈聲  
古者公輸班作磴五對切渾言古者不定爲何時人  
亦不定指爲魯人觀其創始作磴後世賴之已可想  
見其巧不必紛紛木鳶雲梯之談矣

規矩準繩

四書緯卷四

七

案書傳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  
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法度之  
所自出也據此則規矩準繩皆自權衡而出陳氏師  
凱曰規矩繩權衡謂之五則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  
工繇焉以定法式韋氏昭曰立準以望繩以水爲平  
也然則準平繩直卽平以驗直所謂準繩連體也太  
史公曰禹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則規矩準  
繩之明自禹之時而已然矣故曰聖人旣竭目力焉  
繼之以規矩準繩尸子曰陳繩則木之枉者有臯措  
準則地之廢者有臯則繩以驗木準以測地書曰從

繩史記曰平準有規矩安得無準繩乎

名之曰幽厲

考諡法動靜亂常曰幽殺僂無辜曰厲孟子第卽諡之最惡者懸空言之以爲懲戒見諡法有此二諡後之爲君者不可蹈此諡也不必定指幽王厲王戰國之時雖列國分爭天王猶爲周也烏得遽斥本朝之天子以爲戒乎且孟子生於烈王之時去幽厲之世雖隔平王五十一年桓王二十三年莊王十五年愷王五年惠王二十五年襄王三十三年頃王六年匡王六年亦不過百有餘年之久周鼎未革安得以昭

四書緯卷四

十六

代爲口實也且厲王子爲宣王宣王子爲幽王若指幽王厲王孟子當曰名之曰厲幽不應顛倒世次而曰幽厲卽本句已可證其爲卽惡諡而言斷非意指幽王厲王也必泥幽厲爲幽王厲王彼魯煬公之後何嘗不有幽公魏公之後何嘗不有厲公推之齊武公之後亦有厲公諡幽厲者獨幽王厲王哉故集注謂幽暗厲虐皆惡諡也不从趙注指幽王厲王最精滄浪之水

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集注以滄浪爲水名釋地謂其殊非葢地名也竊考武當縣西北四

千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據此滄浪本洲名耳

走壙

集注謂壙廣野也蓋本趙注獸樂廣野之文增案說文壙塹穴也又塹云坑也考葬者甫窆亦云開壙漢書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據此則壙之爲窟爲坑爲穴無疑皆獸所藏匿之處上句水之就下卽水之所歸而言此云走壙謂獸走壙穴亦卽其所歸而言故走音奏猶歸也與奔走之走讀上聲者不同故孟子以爲歸仁之喻若訓廣野則獸方馳逐奔竄無所底止反成茫無所歸之象矣何以喻歸仁乎又周禮攻

四書緯卷四

十九

蟄獸以穴氏掌注謂蟄獸如熊羆之屬此亦獸壙爲穴之證

被髮纓冠

趙註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正義纓冠於頭集注謂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增案內則韜髮用緹卽纓也纓六尺古人不露髮必韜而結之繞爲髻所謂韜訖爲紒也乃著冠今日被髮則是不暇束髮矣纓冠者謂但以纓結於頷下使冠與首相著而已更不暇垂紒爲飾也故曰言急也考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紒紒纓飾故其紒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蓋緇布冠

有缺項後不合有繩結之元冠則不用缺項而纓屬於武故纓所以固冠也緇布冠有纓無蕤至元冠用黑繪縞冠用生絹皆垂蕤爲飾禮惟尊者有綏孔子時已有綏者故玉藻云垂綏五寸恂游之士也至孟子時當無不垂綏爲飾今日纓冠第如居冠屬武而已故爲急也屬武謂結纓而武屬於首古者燕居去飾不尙威儀故不加綏有事然後綏今之纓冠爲不暇綏也

播間

趙注郭外冢間也蓋播非卽冢統指郭外冢間之地

四書緯卷四

三

故趙以四字釋播間也集注省文曰塚增案說文土部有塋有墓有墳有壠四字相連而無播字采部番字云獸之足曰番从采田象其掌與鼠部鼯皆附袁切讀若樊林部大部皆無樊字林部云平土有叢木曰林凡林之屬从林竊疑樊爲荆榛叢雜之地播爲狐鼠奔竄之地似非播卽爲冢邑部鄙从番謂鄙陽亦當以空曠得名古兆域曰墓因封曰墳戰國時或曰壠如死士之壠是惟山海經載帝王之陵多曰冢郭璞云絕域之人各自祭醊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說文夕部窆高墳也又曰部冢覆也从冢又巾

部帳云蓋衣也皆莫紅切月部冢而前也據此  
冢本爲覆冢之義時綿之篇冢土謂大社禹貢嶧冢  
嶧謂梁州之嶧亦从番冢謂山之似冢蓋謂山之重  
覆如冢後之名墳爲冢者又當取象於此孔子曰古  
者墓而不墳殷周以前安得遽名冢乎至皇覽曰文  
王武王冢在京兆秦武王冢在扶風此又以一王之  
墓爲冢趙曰冢間亦據塋地而言而又以墳非一人  
一家之坐地所在故又統以郭外二字知趙當非以  
墳爲冢且封建曰屏藩籬曰藩籬皆附哀切以此推  
之應皆寥廓之區有一匡之義說文肉部無幡字火

四書緯卷四

三五

部燔爇也炙部籘云宗廟火孰肉引春秋傳云天子  
有事籘焉以饋同姓諸侯意者廟肉曰籘因以郭外  
狐鼠奔竄之地爲上冢時祭者之所羣集卽名之曰  
幡聞歟不解集注何以不从趙注僅訓爲塚竊觀周  
禮有冢人有墓大夫蓋冢統先王及羣臣之葬地而  
言墓大夫掌國民族葬之地墓單指墓地而言故曰  
使皆有私地域似冢與墓亦有別蓋墓地曰墓羣墓  
所在曰冢故太宰稱冢宰以其統百官也長子稱冢  
子以其統庶子也皆以覆冢之大言朱子其有取於  
此因節其文意謂一字可該其義歟然塚與幡究應

有辨竊謂冢爲羣墓所在固非單墓曰冢亦仍以羣墓得名蟠又包塚地而言當以空曠得名總之冢大於墓蟠又大於塚也故曰郭外也似趙注仍不可易先儒皆謂古不墓祭程子曰嘉禮不野合則死不墓祭燕享祭祀皆宮室中事也後世習俗廢始有墓祭張子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之考靈臺碑載堯祠母慶都之墓以文選黃屋非堯心推之似不足據曾子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一本無墓字周本紀謂武王上祭于畢下至於孟津畢文王墓地此當因興師而祭周禮凡祭墓爲尸此爲墓成之祭蓋甫窆有祭開壙祭后土墓成有祭祭所瘞者由是有拜掃之禮猶非卽寒食祭墓之謂故此蟠間之祭始爲祭墓切證至漢龐公始曰清明上冢至唐開元中始勅民間寒食上墓禮經無文宜同拜掃禮至後唐莊宗每年寒食長出祭始焚紙錢見五代史近代以來遂以成俗

少艾

集注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增案爾雅釋詁艾凡四訓一曰耆艾正伯長也注引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一曰艾厯也鄭注謂長者更

歷多矣一日艾歷覲胥相也鄭注謂艾卽父也察父治也歷徧閱也皆有相規之義一日頤艾育養也注引方言云汝潁梁宋之間曰艾據此艾皆卽年長者而言故曲禮五十曰艾亦訓艾髮之蒼白如艾之色魯頌俾爾耆而艾義同詳少艾之謂似謂較艾爲少者耳故曰少艾幼艾同蓋謂人情知好色則慕年少於艾者有妻子則慕妻子此承上好色而言見人情多厭老而慕少至仕則慕君此承上富貴而言見人情多慕盛而厭衰故足一語云不得於君則熱中見人不分心於好色卽分心於富貴極言終身慕父母

四書緯卷四

之難其人也此舜之五十而慕所以爲大孝也艾王年齒言似正對終身之訓而言恐非美好之謂又自怨自艾集注謂艾治也引說文王芟草也案今說文艾惟指冰臺鄭注爾雅艾冰臺謂今艾蒿也又集注所引楚辭卽少司命云竦長劍兮擁幼艾今按王注言司命持長劍以誅凶惡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是幼謂少艾謂長乃指萬民之少者老者耳並不作一人解由此推之國策魏牟之所謂幼艾亦安知非謂不以予工而與老者少者乎或言老者少者皆無用之人也又或云古謂男色爲艾蓋緣誤解艾

猥而云然耳不知艾豨之艾杜亦訓老釋地謂楚辭  
幼艾指女色國策幼艾指男色似尤可笑竊謂如釋  
地載隨筆所云艾主男色將謂人知好色則慕男色  
可乎此必不可爲訓者也謬孰甚焉集注本趙注亦  
不知僞疏已疑趙爲誤云不知何據矣

使治朕棲

萬章論舜完廩浚井之事據象曰二嫂則已在釐降  
之後曰朕有珣弓之賜當在受禪之後是時舜既  
爲天子不知瞽瞍曾有完浚之使時人所傳焉知不  
與咸邱蒙所問同爲齊東野語也然據上章孟子謂

四書緯卷四

三十四

舜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則亦難斷其必無是事  
矣孟子亦姑就其說論舜愛弟之心其事之有無不  
暇辨也惟二嫂使治朕棲集注棲牀也象欲使爲已  
妻也本趙注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  
妻也竊疑象之二嫂爲堯之二女斯時堯猶在上象  
何敢遽爲此語且舜攝政時年已五十計英皇之齒  
未必不與舜相當卽英皇未老象雖傲豈真不識倫  
常者何至遂萌此欲且見乎辭况舜已娶象爲舜異  
母弟卽以三十而娶論之象亦當早有室象爲瞍之  
愛子豈獨使之有鰥在下哉象又豈肯廢大倫以對

父母哉象自有妻安得又欲以嫂爲妻竊意棲當爲妻字之訛蓋欲二嫂治其已妻如姑之教婦刑于其妻亦猶舜之欲使治其臣庶也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焉治亦當同此意古嫂作媯義取三老五更說文媯从女變聲皆有老而比母之義或欲使治其妻以爲彈壓也古棲多作栖惟詩今本作雞棲亦音西論語作栖栖今齊韻有栖無棲此章妻字凡三見有妻子則慕妻子娶妻如之何恐此亦妻之訛也棲謂之牀出自廣雅似亦不足據考方言齊魯之間謂之簣陳楚之間謂之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梓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象與舜同爲冀州之人以生諸馮而論據方言秦晉之間當謂牀爲杠以遷負夏而論負夏衛地當謂牀爲牒卽以封有庫而論一統志云有庫在今永州零陵郡據方言陳楚之間亦當謂牀爲第似象皆不至名牀曰棲也

父母使舜完廩

象欲以牛羊倉廩分於父母是其時有父兼有母也考舜母早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殺舜之舉象與父

母同謀然則所謂母黨者當指冢母非舜母之握登氏也舜之五十而慕亦爲孝於繼母矣

鬱陶

鬱陶集注謂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如此則象特自言其鬱而孟子何所據而曰象喜增技爾雅鬱陶韶喜也鄭注檀弓云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銘也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所謂鬱陶蓋自言其喜而思君耳故孟子據此而斷舜曰象喜亦喜集注謂氣不得伸者蓋本五子之歌鬱陶乎子心顏厚有忸怩而未免誤會其文耳蔡傳又承朱子孟子此注

四書緯卷四

三六

之訓故書傳在鬱陶遂以爲哀思也竊以爲五子所謂鬱陶乎子心者亦謂太康之心喜於遊畋至此亦宜其愧故接云顏厚有忸怩而終之曰弗慎厥德雖悔不可追也上曰嗚呼曷歸子懷之悲萬姓仇子子將疇依蓋謂太康爲君至於無地可歸無人可依其所以至此者皆由鬱陶乎子心喜於逸豫至今日豈不顏厚有忸怩乎蔡傳不詳乎此惟承曷歸疇依之文順文釋之漫以爲哀思也考諸古訓陶皆訓喜故後世曰陶陶曰陶然曰陶情皆主喜言觀檀弓注陶卽鬱陶不得以鬱字爲疑蓋鬱與陶散文則異連文

則從陶爲訓言鬱者蓋形容其喜之叢耳說文鬱字本義木叢生者檀弓疏云心初悅而未暢之意鬱陶之情暢則口歌咏之也又祭義陶陶遂遂注謂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則陶爲絲喜兼有思義故象以鬱陶思君連文

### 微服

趙注變更微服而過宋近人謂變更微服非聖人所爲耳桓司馬素識孔子雖變更微服亦安必不遭其害引說文彳部云微隱行也此云微服服亦訓行也尙書盤庚先王有服康誥子弗祗服厥父事孔傳皆

### 四書緯卷四

三七

訓服爲行文十八年左傳服讒蒐慝注亦云服行也蓋孔子過宋恐桓害已故微行而過之或又引詩七月遵彼微行證之意孔子從小路過宋不由大過也增案微服卽小路最確然無俟旁徵博考也史記定十四年齊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觀微服朝與周道對言此微服爲小路之確證蓋桓子先從小路往觀再三至將受時乃語魯君爲周道遊觀也據此可益知趙注之非

趙注波圓正義謂波圓濛濛之貌集注本此案說文  
湍疾瀨也瀨水流沙上也又案枚叔七發曰湍流迴  
波又澹淡之文選注云迴波逆流之波也澹淡搖蕩  
之貌也據此湍當爲逆流搖蕩之貌又郭景純江賦  
一云涌湍疊躍一曰峻湍崔嵬又可想見其涌而疊  
躍峻而崔嵬爲何如之駭浪懸騰驚波屹峩故淮南  
注謂湍爲水行疾較確旋流當爲渦水故曰盤渦  
非湍也

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集注謂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

四書緯卷四

二十八

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竊按書曰父師少師  
指箕子比干皆紂之諸父孟子詎不知之或微本作  
箕傳寫者因當路章武丁朝諸侯節云又有微子微  
仲王子比干與此文相似遂於此亦訛箕爲微耳後  
未有更正者遂承其謬此似無可疑

芻豢

集注謂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按  
此以孟子之文徵之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  
者則必求芻與牧故知芻指牛羊以少儀不食圉膳  
注圉與豢同犬豕也之文徵之故知豢指犬豕皆舉

其所食而括其物也猶芻豢之悅我口卽猶牛羊犬豕之悅我口荀子禮論篇云芻豢稻粱所以養口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意亦同此而養情語較粗所以爲荀子之言

稽大不理於口

不理於口似謂人多以非理訕之趙氏蓋以理爲俚而訓爲賴耳究嫌多一轉折士憎茲多口似謂士多爲衆口所憎亦不必改字近人考異據離騷爲理注今之以通辭理謂稽云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又據潛夫論士貴有辭亦憎多口謂孟子云憎多口卽

四書緯卷四

三十九

禦人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己之聲問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愠字申達憎義案此似好異之談近於曲說恐非

麋鹿補

麋鹿以山澤判以陰陽判不以大小判也釋名云麋澤獸也埤雅云麋澤獸鹿林獸增案麋爲澤獸確有可證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方言無耦曰介介亦不僅訓大也本作麋一本作麋此猶澤之有麋難定

其爲麋也案宣十二年楚樂伯致師射麋麗龜其時  
晉師在教鄆之間杜注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教鄆  
二山在滎陽縣西北晉魏錡請戰而還及滎澤見六  
麋射一麋杜注滎澤在滎陽縣東僖三十三年鄭有  
原圃猶秦有具圃吾子取其麋鹿杜注滎陽中牟縣  
西有圃田澤此皆麋爲澤獸之證

四書緯卷四

